

革 命 故 事

第 八 辑



推 荐 前 后

I 247.8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推 荐 前 后

(革命故事)

(第 八 辑)

内江地区文教局编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五年·成都

推 荐 前 后

(革命故事)

第 八 辑

内江地区文教局编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3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温江地区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1.125 字数 19 千

1975 年 12 月第一版 197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10118·46 定价：0.09 元

目 录

- 推荐前后..... 社员 杨明久 (1)
- 新班长..... 工人 廖宣华 (11)
- 三退彩礼..... 资阳县临江区业余
创作组集体创作 华明仲 执笔 (19)

推 荐 前 后

社员 杨 明 久

新生大队的干部和社员们都在为着一件事操心。什么事？今年大专院校招生推荐的事。这个大队有三个高中毕业生，一个是贫农张大妈的女儿张惠英，一个是贫农王大伯的儿子王松涛，再一个就是老红军、地委委员、大队党支部书记洪铁汉的女儿洪丽平。招生指标只有一个，到底推荐谁去呢？张惠英已回乡锻炼五年了，有一定实践经验，是生产队副队长。王松涛是科研小组组长，培育的优良谷种亩产一千多斤，为农业生产作出了一定贡献。洪丽平回乡的时间刚刚两年，是政治夜校的理论辅导员，工作干得很出色。论条件三人硬是不相上下，都是共产党员，而且都有一颗红心、两种打算：推荐上了，为革命深造；推荐不上，就继续战斗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。至于几个家长，情况就有所不同了，十根指头都不一样齐嘛。有的人与自己的女儿抱同一种态度，但也有人，譬如说洪铁汉的老伴洪大妈，就一心只想女儿上大学。在她看来一个革命的家庭里再出一个大学生，那才象个光荣人家哩。于是，她就对铁汉说：“老头子，女儿的事，你去说两句话嘛！”洪铁汉严肃地说：“贫下中农推荐女儿上

大学，这才是光荣的。如果利用职权搞邪门歪道，那是可耻呵！”这话可把洪大妈惹火了，气愤地说：“哎呀呀！老头子，你硬是当了芝麻大个官哟，这才了不起呢！我问你：陈桂爸爸的官比你大好多、好多倍嘛，可人家的儿子在这里落户不到两年，去年就亲自出马，一个电话把儿子搞去读大学了。人家不怕可耻，就你怕是不是？”铁汉见老伴发这样大的火，禁不住哈哈地大笑开了。他正要说什么，可老伴冲走了。铁汉当天忙着要到县委理论读书班学习，也就没有马上找老伴继续说下去。

铁汉走后不久，大队推荐会召开了，洪大妈的心简直象十五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的。一会儿东张张，一会儿西望望，后来干脆扶在门边盼女儿带回好消息，从早上一直盼到下午。

傍晚，天边出现了绚丽的晚霞。丽平回家了。洪大妈看着女儿不笑不哭的脸，心头一下就凉了，忙问：“怎么啦？”丽平平静地说：“没有什么啦，妈，跟早上去开会时一样，身体健康。”“死女儿，妈的心都为你焦烂了！你还调皮捣蛋，你到底被推上没有啊？快说呀！”丽平见妈着急成那个样儿，忍不住格格地笑出了声：“妈，推荐上了。”嗨哟！洪大妈这下子高兴哟，眼睛都笑成了豌豆角，心想：“贫下中农推荐的，这该光荣了。”于是就对丽平说：“你爸爸说，要贫下中农推荐的才光荣，这下光荣了——你到了大学可要好好读书哟！”丽平强忍住笑，点了点头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年约六十二、三，身穿粗布衣，脚登粗布鞋的老头子闯进屋来。他不是别人，就

是丽平的父亲洪铁汉。县委理论读书班结束后，他到书店象以往一样把发给的车费、途中补助费，加上自己身上的一点存额，为大队政治夜校买了一大包有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书籍，自己就迈开双脚走路回家。丽平见爸爸回来了，忙接过背包和书，又给爸爸打来一盆热水，叫爸爸洗脸烫脚。铁汉对女儿说：“那些书，你拿到政治夜校去组织社员好好学习。”丽平答道：“是，爸爸。”洪大妈等老伴洗了脚，就拍丽平一下，示意她快说。丽平高兴地说：“爸爸，贫下中农推荐我上大学了。”洪大妈抑制不住内心的胜利情绪，马上接过话说：“这下女儿光荣了，我也光荣了，你当爸爸的也巴到光荣、光荣囉！”她，喜事临门，老头子咋个不吭声呢？于是洪大妈又激老伴一句，“巴到光荣嚟，是不那么光彩哟！”那晓得老头子不但没有被气倒，反而哈哈大笑了。这一笑把洪大妈笑糊涂了：“你这死老汉，胡子都一大把了，还随时哈哈过去，哈哈过来的哟！”铁汉说：“我是笑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了！”洪铁汉这话更把老伴弄得象丈二的金刚，摸不着头脑。为什么不要高兴的太早了？要问到底为什么，这里暂且不表，等会大家自然明白。

话说铁汉说了句“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”就走出了家门。原来，他对自己女儿被推荐上大学有怀疑。如果他在家主持推荐会，不是张惠英，就是王松涛。道理很简单，三个的政治条件、个人表现、文化水平都差不多，但人家两个回乡早，锻炼的时间长，在同等的条件下理应先推荐。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女

儿推荐上呢？这里面一定有文章。是不是老伴用自己的名义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说了些什么呢？嗯，不会。他相信老伴不会干那号事。他想到毛主席关于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的教导，于是毅然走出家门到群众中调查去了。他先找了几个支委和队干部，从他们那里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：在推荐会上，三个人的条件摆在桌上，决定谁去，意见还没统一，张惠英、王松涛他们主动放弃，一股劲地要丽平去。丽平当时也再三表示放弃。就在大家慎重考虑，但还未取得一致意见的时候，主持会议的大队长就提出铁汉是老红军，解放时已是营长了，回到家乡十几年来，一直和贫下中农一起风里来，雨里去，为革命不怕苦，不怕累，作出了重大贡献。这次推荐应当优先照顾。说完，他问大家照顾铁汉的女儿丽平去有没有意见，当时会上没有人持反对票。就这样推荐了丽平。事情弄明白了，铁汉心想：我们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，不是当人民的老爷，那能要什么“优先照顾”，搞特殊化呢？于是，他给支委讲明道理，得到了支委们的同意，重开大专院校招生推荐会。

重开推荐会的通知发出了，全大队一下又热闹起来了。社员们三三两两议论着：“已经推荐了丽平，为什么还要开推荐会呀？”“难道老支书不在家不算数吗？”“老支书向来民主，尊重群众的意见，不会因为他不在家不算数。”东猜西猜、七七八八的话多得很。很多人虽然议论纷纷，但这一点还是一致的：就是老支书从不争功诿过，总是把享受让给别人，把困难留给自己。这次主动要求重开推荐会，准是要他自己的女儿留下，

让惠英、松涛去。大家都被铁汉这种高尚的思想所感动，表示要向他学习。唯独洪大妈一肚子不高兴。心想：鬼老汉的手杆弯弯不朝自己屋里弯也就算了嘛，还把人家送上门来的一个大学生推了出去。哎……洪大妈真是越想越气。正在她生闷气的时候，铁汉回来了，洪大妈就冲着老汉说：“人家推荐了丽平上大学，你偏要找坡爬，到底安的啥子心罗？”说着一把拉着老汉，“你给我讲清楚，今天不讲清楚，就不得行！”铁汉看着老伴的举止，不禁大笑起来：“好吧，今天是该给你讲清楚的时候了。来，坐下嘛！你要问安的什么心，老婆子，我安的是一颗继续革命、永不褪色的红心呗。”接着，就把不应让丽平去的理由说了一遍，然后提高嗓门把话说的更明了：

“老婆子，上次会推荐女儿上大学是怎样推荐的呢，你知道吗？难道父亲当干部，为党和人民作了点应该作的事，女儿就应该优先照顾、享受特殊权吗？”洪大妈抢过来说：“大伙长了眼睛，考虑得对嘛！对老革命、老干部照顾点，这是理所应当的。”“应当吗？”洪铁汉严肃地说，“按资产阶级的理，照顾是理所当然；按无产阶级的理，那种照顾就应该批判。”

“哟！你才是无产阶级呐，我，我是什么阶级？”洪大妈这下火冒三丈，象放连珠炮一样，“只有你才那个样子！照顾不是我们要的，是贫下中农自觉自愿给的。这是贫下中农对老干部的深情厚意嘛！未必有的人伸手要得，我们连送上门的也受不得！”说着，气冲冲地转过身子，把背朝着铁汉。铁汉问：

“你的炮弹打完了吗？”停一下，见洪大妈努着嘴不开腔，又

才继续说道：“别说你的小钢炮，你就是使用核武器也吓不倒我。”说完，做出一副挨炸的架势，“来吧！再开几炮，老婆子。哈哈哈哈哈！”这一来可把洪大妈弄得气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站起来就要走。铁汉忙把她拉住：“别走，该我开炮了。”“那个跟你鬼老汉枪呀，炮呀的！”“难道就只准你进攻，就不准我还击吗？那可不行！”铁汉边说边把洪大妈拉到板凳上坐下，然后喊：“丽平！”“哎，来罗。”噫，你道丽平在哪里答应？原先，她听爸爸说妈妈“不要高兴的太早了”，就知道爸爸不同意自己上大学。当铁汉走出了家门，丽平望着爸爸的背影，开始深思起来：爸爸在战争年代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打江山，自己的腿被敌人的子弹伤害了，全国胜利后，党关怀、照顾他，安排他去疗养院疗养，但爸爸走完了第一步又踏上了万里路。他没有伸手要党给自己的照顾，而且怀着一颗火热的心主动向党申请并被批准回家乡，同广大贫下中农社员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。前年自己高中毕业，正遇上招工，心里动摇，认为自己是老革命的女儿，应该找一个舒适的工作干，要领导破例录取自己。爸爸知道后坚决不同意，并教育自己要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，不能搞特殊。要立志扎根农村干革命，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在暴风雨中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。于是，她对愣在一边的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们要相信爸爸不会无缘无故不要我上大学的，爸爸经常对我们说：‘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，就应象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的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毫无自私自利之心。’”“鬼女子，你晓得

个啥？”洪大妈冲了一句，就走开了。丽平无可奈何，只好把爸爸买回的书清理造册后，立即送去政治夜校图书室，并着手准备如何辅导社员把理论问题学得更好，而对于重新召开推荐会的事，她心里是十分乐意的。爸爸理论联系实际，坚决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，主动、积极地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，这种坚决听毛主席的话，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精神，是值得我很好的学习的，我应时时刻刻踩着前辈的脚印一步一步地走啊！这时，她从政治夜校回来刚走到门口就听见爸爸喊，于是应声到了爸爸面前：“爸爸，有什么事啊？”“我们来开个家庭学习会。”“好。”丽平边应边找了根板凳坐下。

家庭学习会就这样开始了。铁汉先没有说话，丽平诧异地望着爸爸，洪大妈也愣住老头子。只见铁汉一双深邃明亮的眼睛久久地停留在墙上挂着的相架上，忽然喊道：“丽平，把它取下来。”丽平应声站起来，很快地把相架取下来交给了爸爸。洪铁汉指着那张收到不久的相片，意味深长地问，“你们看这是谁？”丽平回答说：“你不是常常对我们讲，他是当年的老红军营长王伯伯吗？”“是啊。”铁汉转过头问洪大妈，“你没有忘记当年他在我家养伤的情形吧？”提起王营长养伤，洪大妈记忆犹新，王营长带领战士们英勇打击日本鬼子，在前线不幸身负重伤，和几个战士来到铁汉家养伤。战士们想到他是营长，伤势又重，就想方设法照顾他，把乡亲们送来的苹果、鸡蛋多给他点，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，指挥战斗。可是，说什么他也不多要。他坚持和战士们同睡一张床，同吃一锅饭。虽然

他是重伤员，但他还经常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，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，鼓舞大家的革命斗志。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，乐观、上进，总是和战士们心连心，并加强锻炼，很快地养好了伤。王营长不要照顾，官兵一致的事迹，丽平听爸爸妈妈摆过多少次。铁汉今天又提起这事，他们都感到倍加亲切，重新受了教育。“老婆子，想起没有？”洪大妈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咋个没想起！向他学习嘛。”“学，光口头上说吗？要联系实际呀。”“可是，可是……”洪大妈一时不知如何好，站起来又要走。眼看矛盾就要解决了，铁汉趁机发动攻势：“不要走！这一仗还没有打完呢！”洪大妈听见这话就一屁股坐下来：“我就看你咋个打，总不会把我打掉。”“哈哈！”铁汉笑后就严肃地说：“老婆子，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中，我们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和同志，如果头脑中的旧观念、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彻底打掉，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吗？能实现我们的最高理想——共产主义吗？”说着掏出一本金光闪闪的红宝书，和洪大妈、丽平一起学习马克思、列宁、毛主席关于同一切旧的传统观念、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决裂，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有关教导。然后，又翻开《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》一文，着重读了以下几句话：“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，争名于朝，争利于市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着商品，包括他们自己在内。他们加入共产党，为无产阶级办事，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，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。”这样

一学习，洪大妈的脸渐渐红了，她想：党中央、毛主席早就严厉批评了那种以功臣自居、自视特殊、不求进步的人。自己的思想是有问题，心里感到内疚。可是一想到陈柱的爸爸一个电话就把儿子弄去读了大学的事，好象又觉得自己的思想问题比起他来又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于是她就为自己搭楼梯下楼，鼓起勇气说：“我们向陈柱爸爸学习，他是那么大的官，不但伸手要照顾，而且是利用职权公开把儿子搞去读大学。他做得，我们也受得。”“呸，妈妈，你这是无理呀！赫鲁晓夫、勃列日涅夫、刘少奇、林彪的‘官’大呀，他们做的你也学吗？”丽平因为自己的事引起爸爸妈妈思想上的激烈交锋，在一旁一直不好开腔。这时她实在稳不住了，站在爸爸一边放了一炮。“鬼女子，你，你……”铁汉见老伴说话吞吞吐吐，就放开喉咙笑起来：“老婆子，不要左一个陈柱爸爸，右一个陈柱爸爸，你要相信人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会提高觉悟，改正错误的嘛。”丽平心平气和地对妈妈说：“爸爸说得对，我们照毛主席的话去作没有错。我们也要相信陈柱的爸爸迟早会改正错误，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。我们要向王伯伯学习，向革命前辈学习。不要照顾，伸手要照顾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。”洪大妈见女儿偏向她爸爸了，心想：鬼女子不帮妈下楼，反倒攻起我来了。看来是一定下不了楼的，就软口地说：“眼下向陈柱爸爸学，往后向王营长学。”正在这时，忽然从门外传来一声：“老嫂子，别向我学，别向我学！”接着，推门进来一老一少两个人。年少的背着被盖卷，正是陈柱。年老

的手提一个行李包。他，就是陈柱的爸爸。

真的无巧不成书，原来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，陈柱父子俩都认识到一个电话就上了大学，是利用职权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，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反映，不利于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，有损党的革命工作。认识提高后，陈柱主动申请回到农村，陈柱的爸爸积极支持他回到原插队落户的地方。他们到了新生大队，就一直奔大队支部书记家里来，正好听到铁汉家的争论，为了不影响家庭会，父子俩干脆站在门外等着到这时才推门进来的。可这突如其来的客人，使洪大妈愣住了。铁汉忙招呼客人坐，吃茶。当陈柱爸爸说明他们来这里的原因后，铁汉就抓住时机对洪大妈说：“怎么？陈柱父子以实际行动向旧传统观念开炮，你也向自己头脑中的旧传统观念开火吧！”

此时此刻，洪大妈既羞愧又高兴。因为她感到自己受到了一场深刻的路线教育。她激动而很有感触地说：“我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少，再不学就要当旧传统观念的奴仆了。哎，老头子，你做得对呀！”“不是我做得对，老婆子，”洪铁汉颇有感情地说，“是毛主席指引的路子对呀！”

(荣县文化馆供稿)

新班长

工人 廖宣华

好多同志都晓得，我和我师兄耍得非常好。我们生活在一起，他睡上铺，我睡下铺；我们学习在一起，不管大会小会都同坐一根长板凳；我们工作在一起，同开一辆“解放”牌汽车，同坐一个驾驶室。你只要到车队问起我们两个，有人就会这样告诉你：“张师傅那两个徒弟，硬象舞台上的鼓锤——一对！”

前不久，师兄被选为支部委员，又当了生产班长。班里面哪个家里有困难，哪个人有思想问题，你莫看我师兄年纪轻轻的，他硬是了解得清清楚楚，思想工作作得下下细细。班里有九个“解放”牌车，一个“黄河”牌车，哪个该检修，哪个车该“二保”，他硬是了解得清清楚楚，安排得巴巴适适。大家都称赞说：“我们的新班长有革命朝气，硬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出来的好带头人！”

前几天，师傅和班里的其他几个同志参加理论学习去了。恰好在这个时候，我却和师兄闹了一场。是哪个回事呢？

原来上上周五上午，我从红旗煤矿运煤回来，刚刚下完三道拐那个坡，突然，前面一个农民打扮的人，横在马路中间向我招手，我急忙把车刹住。那个人笑扯扯地走拢来说：“嘿

嘿，师傅，搭个车。”“搭车走哪去？”“嘿嘿，进城，卖点李子。”说话间，他从荷包头摸出一包还没有开包的精装“牡丹”烟，递了一支给我说，“来，来，烧烟。”“才丢了，不要，不要。”“嗨，烟是一包灰，多吃不醉人，来，来！”看到他那副热情的样子，我也就把烟接了过来。“叭”的一声，火打燃以后，当然也不好再拒绝他搭车，于是顺口说了句：“上来嘛。”等他一上车，我就把车继续开走。进了城让他下了车，我把车直开到卸煤的地方。

说起来硬是弄门巧，在停车卸煤的时候正遇到师兄来给每个人发马、恩、列“三十三条语录”。你看他，三十开外年纪，长得来敦敦笃笃，身上穿一套洗得白洒洒的工作服，显得大大方方，朴朴实实。他一眼看到我窗台前面还有半截没烧完的“牡丹”烟，就问我：“哟，你买到‘牡丹’烟了？”“那里，搭车的人散的。”“搭车的人？”“一个农民从三道拐进城卖点李子。”我若无其事地回答，但师兄的脸上却出现了严峻的神色：“三道拐进城头卖李子，又散‘牡丹’烟……”他自言自语地这样说，突然又问我，“你搭了？”

看到师兄那认真的样子，我忍不住地和他开玩笑说：“搭了又哪个？这点小事也挖根根刨底底的，瞎子戴眼镜——多事！”

“多事？”师兄一把按住了我正在擦车的手，“这不是多事，是怪事！你想一想，目前农村正是大忙季节，三道拐进城八、九十里路，一个农民会跑弄门远来卖一背李子吗？就算是

卖一两背李子，赚个块把两块钱，又会专门拿去买包精装‘牡丹’烟来散人吗？资产阶级往往就是利用……”

“算了算了！”一听师兄弄个说，我就不安逸起来，“吃了杆烟，搭了个人，就助长了资本主义？帮了资产阶级的忙是不是？师兄，我的脑壳不是橡皮脑壳，大帽子小帽子都戴得起！”

“不！”师兄也激动起来，他把左手叉在腰上，右脚蹬在车头上，“小李，党和人民给了我们‘执照’，给了我们车，是要我们以主人翁的态度，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，千万不能用来搞私人交易，更不能用来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啊！”

“啥子呢？扩大资产阶级法权？老王，你不大不小是个党支委、生产班长，说话可要讲政策哟！那个烟是他要散给我吃的嘛，又不是我去要来吃的！哪个叫扩大资产阶级法权？”我大声武气地跟他争了起来。

“他散烟给你吃，是因为你掌握着方向盘，有权决定搭不搭他。你接烟的时候想过没有：车是哪个的？油是哪个的？就说不明不白地吃人家一杆烟吧，这也不是我们工人阶级应有的作风啊！”

“老王、班长，大道理我说你不赢，哪个嘛，挨批判、写检查，我都乘到！”

师兄没有理睬我的态度，看了我一眼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看你说到哪里去了，这样，今天晚上我们再扯扯……”